



譯文叢書

庫普林著

汝龍譯

亞

瑪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版初月八年七十三國民華中
版再月二年八十三國民華中

有 所 權 版

印 翻 許 不

者 行 發
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
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者 刷 印
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書 叢 文 譯

瑪 亞

著 林 普 庫

譯 龍 汝

角九元二圓金價定

『所有的可怕正是在這裏——』

其中毫不叫人覺得可怕……』

作者題辭

獻給

我知道許多人會覺得這個長篇小說既不道德，又不高雅；但是，我仍舊誠心誠意把它

母親們和青年們

A • 庫普林

作者序

這書在全世界已經行銷二百萬冊以上——有俄文本，法文本，德文本，西班牙文本，意大利文本，日文本，瑞典文本，芬蘭文本，挪威文本，波希米亞文本，匈牙利文本，英文本。波蘭文本，立陶宛文本，以及別的語言的譯本。

●這篇文章是作者庫普林 (Alexander Kuprin) 特為葛爾奈 (Bernard Guibert Guerne) 所譯的『亞瑪』英譯本 (一九三三年紐約『現代文庫』版) 而寫的『作者後記』——中譯者。

●英譯本第一版銷售一二二五冊 (如果那出版者的數字可以相信的話) 零售價格從十元到六十元；第二版銷售一五五〇冊 (那出版者的數字是否靠得住，也還是個問題) 價錢也貴得令人不敢問津。現在這經作者增益修訂的版本是第三版了。——英譯者。

●庫普林曾經寫給我一封愉快的信：『我說「亞瑪」在各地各國全有了譯本，這話一點沒有說錯』

這本書的真實的心理學上的成功，不能歸之於讀者方面的不健康的好奇心；我深深相信亞瑪已經驅使許多人懷着真誠的同情心思索娼妓問題了。

但是作者從來沒有滿意過這本書，至今還是這樣。

真的：在幾千年中間，而且直到現今，有多少惱人的、沒法克服的、被人詛咒的問題，威脅的籠罩着人類，時時壓得人類倒在地下，把人類貶到低級獸類的水準。戰爭，娼妓，死刑，不堪忍受而且報酬微薄的苦工，大多數人爲飽食終日的少數人餓着肚皮做牛馬的情形。

我素來覺得萬惡中的首惡是婦女肉體的交易，婦女愛情——上帝對人類的最高貴賜物——的交易。可是我又覺得人類的古老病症——賈淫——是一種頂容易用迅速而順利的治療醫好的病症。我暗想：『只要對人把道理講明白就行了：「現在，你有一個人人尊敬的白髮祖奶奶，你從她那兒初次聽到有趣的民間故事，她是你們一家的光榮和君主。

也許 Touaregs 和 Bottoludi 那些小地方是例外……我得聲明，在英國和荷蘭，「亞瑪」和「Sulamith」是禁書：前一本由於暴露了赤裸裸的真實；後一本由於對聖經的態度輕狂……『我自己做過書店老板，有一回賣過『亞瑪』的猶太文譯本。自從作者寫過上面那封信以後，不久『亞瑪』的這個譯本就在英國出版，而且得到了應得的成功。』——英譯者。

你有一個母親，你原先曾經睜着你那幸福而羞怯的小眼睛，貪食而快活的吸吮過她那甜蜜蜜的奶頭。你有一個妻子，你的子女的媽媽，溫暖家庭的製造人。你有一個妹妹——一個頑皮，歡笑，機靈的女郎，她的語聲就像歌唱。只要想到誰敢當着你親愛的小妹妹面前說出一句意義曖昧的話，或做出一種太放肆的姿勢，不消說，你的眼睛會充滿血，你的下巴會氣得發抖。講到你鍾愛的小女兒——我甚至不必費那份精神講到她了。

『可是你却帶着你的先令，你的金元，你的盧布，你的法郎，或你的馬克，心安理得的到賣淫婦那兒去換取愛情的代替，換取仿造的性愛——那種性愛的唯一目的是孕育新生命的絕大神祕。有這種目的，你纔有理由用那種手段。』

『至於女人由於她那種——唉，她那種極艱苦的工作，早已變得愚蠢，自甘下流：這完全不能成爲你的口實。事情的癥結在於她的青春如果曾經在仁慈，關顧，至低限度的安樂生活中過來，她也許不但會成爲一個幸福的母親，也許還會成爲一個可愛的姊妹，一個寶貝的女兒。』

『「你也沒有理由存那種自私自利的思想：『我的家是一回事，別人的家是一回事，迥然不同——別人家的禍福跟我全不相干……』可是——這是喫人的野獸的想法！因』

爲我們豈不是自認爲有一點教養，多少總是個基督徒嗎？

『當你滿足你的獸慾，離開那妓女，掩飾不住心中作嘔的憎厭時，你該明白而且記住：你在那時比那妓女卑鄙下賤到不知多少倍。利用反常的社會制度，你搶劫一個盲目的乞丐，你在一個雙手反縛的人的臉上打一記耳光，你欺騙一個孩子……』

是的！我，盡我的知識，盡我的能力，著文反對賣淫——可是我找不到抵制它的方法。我只知道那些不幸的女人所以被迫賣淫，不外乎：一方面因爲貧窮和教育不良，一方面因爲引誘和野心，又一方面因爲不會做任何行業，或找不到別的工作。可是爲這問題作文章，吶喊，勸導——難道都是白費心思？最生動，最可怕，最真實的詞藻對於男男女女的影響是多麼渺小，想起來真是可怕……

有一回，在乙列從彼得堡開到克里米亞的火車上，幾個青年工程師認出了我，要求我答應跟他們談談賣淫問題。

『哪，現在，』他們說，『你揭露妓院的惡瘡，可是你用甚麼方法來防範那强有力的支配着成年人的性的飢渴呢？』

我盡我的能力回答：

『粗床單；硬板床；既不太厚也不太熱的被子；通風而涼爽的臥室；酣暢的睡眠，睡得太長，醒得早；冷水浴或淋浴；食物簡單，味不太濃；好的文學作品——選擇那些描寫丈夫氣概的，英雄氣概的事業的作品；繁忙的工作，在露天底下遊戲；男女同校受教育……最後，早婚，比方說，二十五歲。因為，話說回來，好好的女孩子總要到那個歲數纔受得住結婚！』

工程師們答道：

『這些我們都懂。這些全是緩和的方法。可是沒有解決那基本問題：你拿甚麼來代替性的滿足？』

聽到這兒我忍不住了。我把偉大的列夫·托爾斯泰有一回說過的不客氣的答覆講給他們聽：

『有一回在一大羣頭腦糊塗而很好饒舌的俄國「知識份子」的集會上，托爾斯泰憤慨的抨擊當時的俄國政權。一個青年向他提出一個問題：

『「很對，列夫·尼古萊維奇。就算你的話不錯——我們的政權有了毛病，全無益處。要是你希望，我們可以毀滅它。可是你叫我們拿甚麼來代替它呢？」』

『托爾斯泰乾乾脆脆答道：

『譬如說，你害了傳染病——上帝不許！你到我這兒來問我：『我害了甚麼倒楣的病？我現在該怎麼辦纔好？』我說：『你害了一種某某病。你現在該做的事情是這樣：快去看醫生，別耽擱，一心去醫治。』可是你忽然回覆我道：『不錯——我得去看醫生，醫好自己的病。可是你給我甚麼東西來代替梅毒呢？』我承認，我答不上來……』』

我的意思也一樣。我已經竭盡能力真實的指出來賣淫的恐怖。可是我的作品却以支離破碎的形態出版了。俄國一位神經過敏的、吹毛求疵的、假充君子的書報檢查官把它塗改得認不清它本來面目。心浮氣躁的讀者讀了它竟大驚失色。在俄國，我接到過成千成萬的謾罵信——大部份是匿名信；現在仍舊不時接到我的罪狀是震撼社會基礎，引誘青年墮落，提倡色情文學，等等。許多人不肯瞭解我的真誠的善意。我最初接到的一些好意的、鼓勵的信，是年長的、頭腦清醒的、通曉世故的婦女寄來的，是給自己的渴望所驚嚇的誠實青年寄來的，甚至還有年輕的女孩寄信來。我還珍藏着好幾封職業妓女寄來的信；這幾封信文理不通，可是內容深刻，而動人……

有一件奇怪事情：我在巴黎以 *émigré* 的身份却受到安慰、嘉許、認識。法文譯本一

●法語移民。按作者自蘇聯大革命後即離開祖國，僑居法國。——中譯者。

出來，巴黎的報界和巴黎的讀者生氣勃勃的響應我這本悲慘的小說。批評家，用法國作家所特有的那種敏感，指出來短處，可是他們一般的意見是一致的：這部作品儘管有粗糙和離奇的地方，然而充分合乎道德，滿足讀者的需要，而且它滲透一種熱烈而博愛的情緒。

我呼吸得自由多了。

現在我更高興，因為我終於把亞瑪還原，恢復它的原來面目——即使用的是另一種語言。

實在，這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。檢察官的刪略可以憑記憶復原。引起困難的倒是另外一件事。這小說在俄國印了許多版——可是不是排版印的，却是照原先的版子印的，因此其中有許多手民的誤排，那些錯誤不但惹人煩惱，有時還歪曲原文，弄得纏夾不清。我把這些全都整理清楚，現在心安了。我的作品是在美國頂好的繙譯者的手中。●

亞瑪在美國出版，我還有一個理由值得高興。在美國曾經出版過『湯姆叔叔的小屋』。●

亞歷山大·庫普林

一九二九年秋季於巴黎

●要得——英譯者。

●這本小說是美國作家司脫夫人（1811——1886）所作，內容嚴厲抨擊黑奴制度的不公正。這書的影響極大，歷史家認為它掀起『解放黑奴』的怒潮，加速『南北內戰』的爆發。——中譯者。

英譯本序

凡不能讀亞歷山大·庫普林的俄文原著的人，應該感激伯納·吉爾勃·葛爾奈繙譯的亞瑪。這本書敘述俄國妓院的生活。這小說是現實的，悲慘的。庫普林把它獻給『母親們和青年們』實在很恰當。對於惡事閉目不看，決不是應付惡事的辦法。這世界總有一天會明白：面對事實纔是進步的開端。不聞不問是最大的惡。頑固偏執永遠沒理由。到了現在這時代，讀者應該可以被人信任多少有點智慧，一本書的考驗應該是它的真實價值，它的真誠和它的誠懇，而不是它對於愚昧，墮落，貪色的人的挑動力。今天，有些書所以禁止，正是因為它們對於這個不大讀書的階層不免有影響的緣故。

A · G · 海司 ●

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於紐約

● Arthur Garfield Hays (1881—) 德國猶太人的後裔，美國名律師，以辯護有關人權自由的案件
著名——中譯者

英譯者序

『照我們看來，』庫普林叫記者普拉托諾夫，他的代言人，在亞瑪中說道，『他們描寫偵探，律師，稅吏，村學究，訟師，警察，軍官，蕩婦，工程師，歌手——皇天在上，寫得真好透了——俏皮，雋永，有才氣。可是，話說回來，這些人全是些渣滓，他們的生活不成其爲生活，而是世界文化的某種邪道的、妖氣的、不必要的噩夢。可是這世界有兩種獨特的現實跟人類一樣古老：妓女和農夫。他們的生活我們一點也不知道，在文學中只有一點點皮毛的、虛浮的、誨淫的描寫……』

皮毛的、虛浮的、誨淫的描寫……我們來考察一下各作家用甚麼方式來接近這奇特的現實。首先，有一本純粹感傷的書普瑞渥●的『瑪儂·萊絲考』（Manon Lescaut）。

●Prévost (1697—1763) 法國小說家——中譯者。

其次，有一本過度感傷的小說：仲馬①的『茶花女』（“Dame aux Camélias”）第三本是一本描寫生死相愛的浪漫小說：魯伊②的『愛神』③多產作家巴爾札克④給了我們兩本：一本是純粹浪漫氣味的，他給美貌的茵畢麗亞（Imperia）畫了一幅迷人的肖像；還有一本是帶浪漫氣味的寫實作品，『妓女的豪華與貧苦』（“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”）瑞德⑤的『貝格·瓦粉登』（“Peg Woffington”）可以說等於那篇時裝劇；笛福⑥的『摩爾·甫蘭德司』（“Moll Flanders”）是直錄的寫實作品，左拉⑦的『娜娜』（“Nana”）是激烈的寫實的。

① 指小仲馬（A. Dumas, 1827—1895）法國劇作家——中譯者。

② Louys（1870—1925）法國文學家——中譯者。

③ 原名 Aphrodite 是愛與美的女神名——中譯者。

④ Balzac（1776—1850）法國小說家——中譯者。

⑤ Reade（1814—1884）法國小說家及劇作家——中譯者。

⑥ 瑞德的成名劇是『假面與真臉』後來遵從女伶珊摩爾勒勒告，改編成這本小說——中譯者。

⑦ Delece（1659—1731）英國小說家——中譯者。